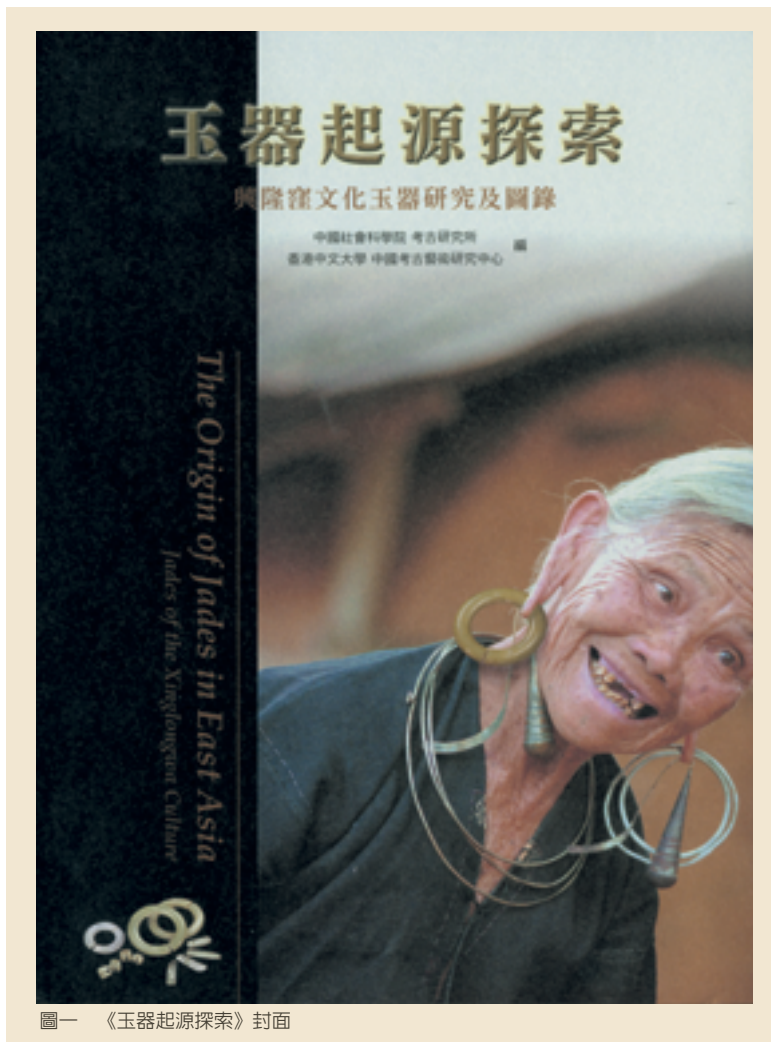


抉學、絕學

從《玉器起源探索》一書談起

鄧淑蘋



圖一 《玉器起源探索》封面

俏皮的白髮老婆婆

那天午休之後，帶著濃濃的睏意，我小心地用剪刀拆著各種新收到的郵件。在打開層層牛皮紙與硬紙板後，透過朦朧的氣泡紙，我瞧見一個歪著頭的白髮老婆婆，正咧著口對著我笑。那一臉的俏皮與詭譎，讓我頓時清醒。（圖一）

原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合力編著有關玉器起源的傑作，在眾人殷殷期盼下終於問世了。我放下手邊緊鑼密鼓的工作，犧牲了週末，開始仔細閱讀。因為我知道，這將是東亞玉學史上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註一）

玉，美而不朽

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著深厚的愛玉情結，甚至在已經移民到西方國家的海外華人社會中，仍流傳珍愛美玉甚於黃金鑽石的普遍心理。若要探索這一深厚文化因子形成的

原因，就要追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了。

在那遠古的歲月裡，人們還不知道冶煉金屬。打磨石塊製作器用，成為求生的基本技能，因而在琢磨石料的經驗中，我們的老祖宗們逐漸認識

某些特殊的石頭，打磨後不但色彩鮮豔，光澤柔潤，而且特別堅韌耐用。

在人與天爭的蠻荒時代，人們既畏懼大自然的摧殘，又仰賴大自然的給予。瞭解了太陽的運轉決定植物的榮枯與動物的存亡後，在崇拜光芒四射的太陽的心理影響下，相信能發光的物質就具有特殊的能量，老祖宗們稱這種特殊的能量為「精氣」或「元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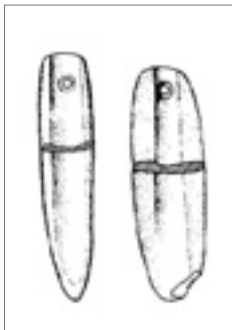
那些敲打琢磨後就發出似春陽般光澤的美石，用它製作的工具，比起一般石器鋒利好用，不但在對付洪水猛獸侵襲時，總神奇地幫助人們度過難關，更在歲月的洗禮後仍經久不朽。長期的生活體驗，老祖宗們相信，會散發瑩潤光澤、美而不朽的特殊石頭，是富含「精氣」的「神物」，於是給它們起了一個漂亮的名字，就叫它們為「玉」。

玉器起源於東北亞

近年的考古發掘證明，年代最古老的玉器，發生在距今



圖二 玉鸞條形器的各面 興隆洼109號墓出土



圖五 黑龍江蓮花泡出土玉匕形器，一面磨出內凹的直槽



圖三 俄羅斯Chertovy Vorota 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管



圖四 日本桑野出土玉匕形器，通常玉匕形器的一面呈內凹狀，但也有的兩面都平

七、八千年前的東北亞，那兒居住著以漁獵為生的先民，他們常會配戴獵物的獠牙來炫耀自己的神勇，或將獵物的肢骨切成一節一節，串聯配戴。也會將獸骨垂直剖開再加以修整，鑽孔配戴。當獵人們在磨石為兵的經驗中認識了美玉後，就用玉模仿獠牙、骨管、骨墜子的形狀，琢磨出玉彎條形器、玉管與玉匕形器了。

(圖二一五) (註三)

粗大的骨管或象牙還可以切割出圓環來，稍大的可當手鐲戴，小的也可當作墜飾。據報導舊石器時代晚期，北亞地區的人們已會將象牙片切成圓環形器了。(註三)

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期時，東北亞的人們開始注意到美化自己的耳垂。因為雙耳就在兩頰旁，耳垂上若戴有亮麗的飾物，就讓整個臉龐都顯得神采飛揚。更何況耳垂裡分佈的神經不多，好像上帝創造人類時，特意留下不怕痛的耳垂，讓人們好盡情裝飾它。

老祖宗們發現，若在耳垂

上鑽鑿個洞，再把圓環切個缺口，將缺口的一端對準耳垂上的小洞插入，就可以將圓環安穩地掛在雙頰旁的耳垂上了。

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七、八千年前東北亞的多個地區都出現這種玉耳飾。除了中國東北外，還有俄國的遠東地區、韓國、日本等地。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約距今八千二百至七千二百年前，分佈於今日遼寧省西部至內蒙古東部的一片所謂遼西地區(遼河以西)的興隆洼文化，(註四)居民主要以狩獵、採集、捕撈為生，也發展了原始農業。人們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些較大的聚落。有的聚落外圍還有環壕，除了在聚落外圍或中心有一般的墓葬之外，最特殊的是在部分房子裡面的地下挖掘墓穴，埋入在氏族中有特殊身份的人。這樣的墓穴稱為「居室墓」。(圖六、七)而居室墓中隨葬品比較豐富，常有玉器隨葬。

目前已發掘的多個興隆洼文化遺址中，出土玉器的共有六處，在圖八中我們用四個藍



圖七 第118號墓出土骨鏢、礮石、石斧、石管、玉玦、陶杯等



圖六 興隆洼聚落首領式房址（第180號房址）之下的墓葬（第118號墓）及隨葬品分佈示意圖



圖八 遼西地區與興隆洼文化遺址分佈情形，紅色的二處與藍色四處出土玉器

色、二個紅色標示出來。自東向西為：查海、興隆洼、興隆溝、錫本包楞、洪格力圖、白音長汗。（註五）而其中以興隆洼遺址的面積最廣，約三萬平方公里，且經過全面發掘。興隆溝遺址埋藏的除興隆洼文化遺存外，還有較晚的紅山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近年也作了重點發掘。

興隆洼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隊的兩代領隊人，楊虎先生與劉國祥先生，積十餘年的努力而成。鄧聰先生以舊石器時代研究的學術背景，多年前開始研究新石器時代玉器文化，更對東亞地區長期流行的圓環形玉耳飾有著深入的研究。

《玉器起源探索》一書的特色

《玉器起源探索》一書就是以興隆洼、興隆溝出土的興隆洼文化玉器為基點，探索東亞地區玉文化的起源。圖九是其大部分玉器。

但是，與一般考古學的出



圖九 興隆洼文化玉器與石人面，由此圖可看出「玉玦」尺寸變化甚大

版品，或一般通俗讀物都不一樣，這本書除了內容豐富，深入淺出，既有堅實的學術性，又「易讀」「易懂」之外，我認為它還具有許多優點，這些優點是過去的相關出版物中沒有的，可從四個方面去談：

第一，這本書創造了絕佳的視覺饗宴，因為：

(一) 圖片拍得好，既多，又張張都抓得住要點。將每一件玉器都拍出多角度、多層次的精準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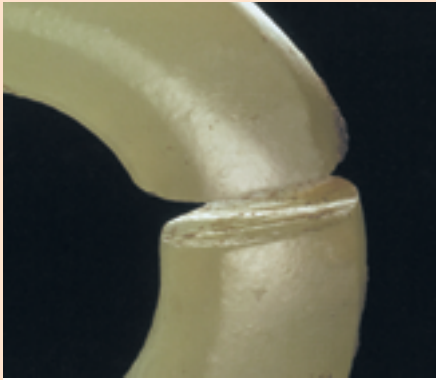
(二) 全書印的好。色澤正確，有立體感，掌握住玉質的瑩潤。

(三) 全書編得好。美術編輯水準高超，不但將複雜的資料能清晰呈現，且在多處都保持圖片與實物同大，配上傳真的印刷，創造有如實物就在眼前的真實感。

第二，關於製作工藝的研究上，作者觀察十分精密詳盡，分析推論正確合理。比一般研究者深入，更提出了「琢」即是「琢」的正確看法，對於

玉器表面的點窩現象及內部的片狀白斑，找到合理的解釋。從公布資料可知，當時不但廣為運用線切割技術（圖十、十一），也使用片切割來切開「玉玦」的缺口。圖九最右一件的質地是白玉髓（俗稱「白瑪瑙」），外徑四·〇七公分，它的缺口就是用片切割製作的。片切割也運用在閃玉上，圖十二是目前已知的興隆洼文化中尺寸最大的「玉玦」，外徑近六公分，缺口也是用片切割切開的。（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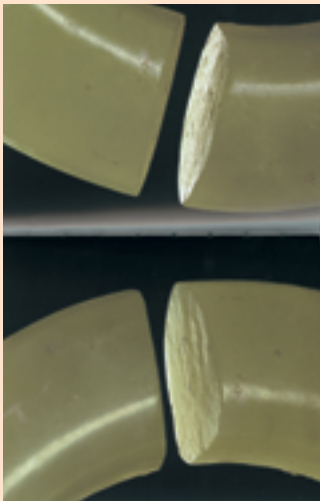
第三，資料廣博、有宏觀性。不但融合了考古學、礦物學、古文獻的各種資料，更蒐集現存的民族學資料，訪問拍攝了仍生活在海南島上黎族婦女的大耳垂習俗。圖一就是一位黎族的白髮老婆婆。黎族的婦女流行戴銀質的圓環形耳飾，長年的拉掛下，耳垂都會變長。本書編著者很天才地利用電腦技術，把八千年前的興隆洼文化玉耳飾，模擬穿戴入老婆婆的耳垂上，真是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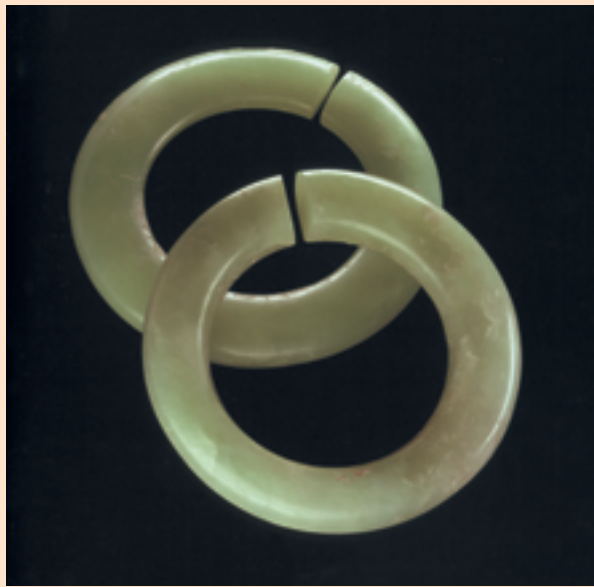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圖十「玉玦」缺口上線切割痕



圖十 興隆洼第117號墓主耳垂上所戴一對「玉玦」外徑約2.99公分



圖十三 圖十二「玉玦」缺口上片切割痕



圖十二 興隆洼第135號墓主耳垂上所戴一對「玉玦」外徑約5.94-6公分



圖十四 春秋早期 圓環形玉耳飾，外徑3.3公分，山西聞喜上郭墓地出土



圖十五 春秋 圓管形玉耳飾，高2.6-2.7，徑2.2-2.3公分，河南光山賈相寺黃君孟墓出土

創舉。書中還有該族另一位老婆婆，因喜愛配戴很重的耳飾，耳垂先後斷了三次，以致現在的耳垂有如雞腸一般，看了這樣的圖片，感到既滑稽又驚心。

第四，視點高、有國際觀。書中不但公布中國境內年份較古老的史前「玉玦」的彩圖多張，還發表了日本、俄國、越南等國出土「玉玦」的彩圖。個人認為最難得的是本書中將繁複的資料，費心地編

排出「東亞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玉玦飾及其他玉器組合」的圖表，讓大家一覽無遺，創造了「一看就懂」的效果。^{〔註〕}鄧聰先生除了提出一元多體的學說，來解釋「玉玦」的萌芽與擴散外，還提出興隆洼文化玉器的黃綠色，體現先民植物宇宙觀的新理論。

這樣一本結合科學與美學，又以中、英文對照方式出版的巨著，可稱為國際性巨著。最讓我感動的是，作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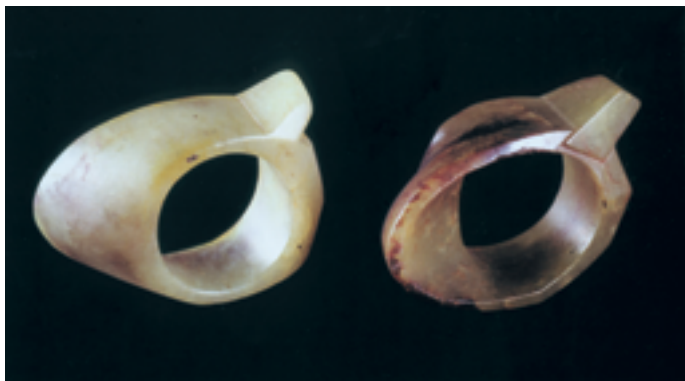
排序，將楊虎先生列為第一，書中還有他的照片與生平述略。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東亞玉器」會議上，第一次見到楊虎先生，他溫雅的氣質令我終生難忘。很難想像那麼一個書生般的學者，卻不辭艱辛地與內蒙古的乾旱與酷寒搏鬥，率領弟子發掘出極為重要的興隆洼文化。

近年來，因為罹患癌症的關係，興隆洼、興隆溝等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主要是他的弟子劉國祥先生在做。雖然楊先生已於二〇〇四年辭世，但此書的出版與編排，仍對他備極尊崇。中國文化裡尊師重道的美德傳統令人敬佩，也讓我羨慕。讀者們若瞭解我在二〇〇〇年以後曾有過的遭遇，就瞭解為何我羨慕楊虎先生了。

難以正名乎？

雖然「玉玦」是近年來考古學上的熱門課題，但器名本身卻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這種圓環形玉耳飾廣泛出



圖十六 春秋晚期 玉射玦（鏃），長4.2公分，山西太原趙卿墓出土



圖十七 吳大澂的《古玉圖考》中的「玦」

現在史前東亞地區，前文已說明了除了中國東北外，在俄國的遠東地區、韓國、日本都有出土。雖然各地出土的玉耳飾造型相似，但在各地應該各有當地的器名。

我們不知道興隆洼文化的居民如何稱玉耳環，但從考古資料可知，當時的「玉玦」是

希有的，並非人人都有資格配戴它，只有埋於房子下面的所謂「居室葬」，或在山頂上的積石塚中的主人，因身份特殊才有資格配戴。

劉國祥先生具體地分析了興隆洼文化「玉玦」的使用功能與社會背景。鄧聰先生分析了查海與興隆洼遺址聚落中，出現「玉玦」的數量及其墓葬分佈情況，再與日本繩文時代翡翠大珠的出土情況作了對比，認為當時「玉玦」可能是聚落社會所共有的，在同一個世代時只有一位聚落成員，也就是首領能配戴「玉玦」。^{〔註七〕}

筆者認為要瞭解中國的「玉玦」文化，就必須注意下面兩點：

第一，它在史前時期的流行是起起落落的，而不是持續性的。

在東北地區，這種統治階級所戴的圓環形玉耳飾，雖然流行於遼西的興隆洼文化（距今八二〇〇—七二〇〇年），以及與興隆洼文化中晚期時代相若，卻分佈於黑龍江境內的新開流文化（最新的研究認為小南山遺址距今七五〇〇年左右），但在稍晚的紅山文化中卻不流行。目前只在紅山文化中期南台子遺址出現一對。

紅山文化晚期（約距今五五〇〇—一五〇〇〇年）的重要祭祀性遺址牛河梁中，沒有「玉玦」，卻由這種玉飾發展出紅山文化特有的玉豬龍。^{〔註八〕}

晚於紅山的小河沿文化（約距今五〇〇〇—四五〇〇年）中，不見它的蹤影。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約距今四一〇〇—一三三〇〇年）又出現社會



圖二十 贈玉442 高1.2公分



圖十九 贈玉443 高0.7公分



圖十八 院藏六件小耳飾块，外徑1.2-1.4，孔徑0.4-0.6，高0.48-1.23公分，缺口均約0.2公分，贈玉442-447

上層統治者配戴「玉玦」的現象，但主要是男性，且多只戴一耳。

無獨有偶的有趣現象是，這種玉耳飾在江南地區也演出相似的戲碼。河姆渡文化（約距今七〇〇〇—一五〇〇〇年）、馬家浜文化（約距今七〇〇〇—一五九〇〇年）、崧澤文化（約距今五九〇〇—一五二〇〇年）北陰陽營文化（約距今六〇〇〇—一五〇〇〇年）等，都流行「玉玦」，但到了良渚文化時，只在屬於其早期的瑤山墓葬中，出土璧形「玉玦」，而且多在上面還鑽小孔，當作胸前佩飾。

紅山、良渚，一北、一南，是史前華東地區玉雕藝術極為蓬勃的二個考古學文化。出現非常多精美的玉器，反而卻在那時候不見或少見「玉玦」。是因為當時的人不喜歡裝飾他們的耳朵嗎？

第二點，目前的資料顯示，黃河中游可能為夏代都邑的二里頭，以及商晚期的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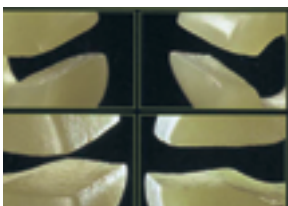
安陽都沒有出土「玉玦」。但在西周與春秋時期「玉玦」再度盛行，前後約五百餘年（約距今三〇四六—二四七六年）。它不但是男、女貴族都戴的行頭，而且還可以成串的，大小等差有序地配戴。戰國時此一風氣急遽衰退，此後在華北、東北都不再出現。僅華南的南緣及南島語族分佈範圍內繼續流行，但質材很少是玉。

值得注意的是，周代的文獻如《詩經》、《左傳》中，出現二個與玉耳飾有關的器名，一個是「瑱」，一個是「充耳」。到了東漢，《說文》中又出現「珥」字，並解釋「珥」就是「瑱」。這些文獻被後代經學家加上注疏，更增加了解讀上的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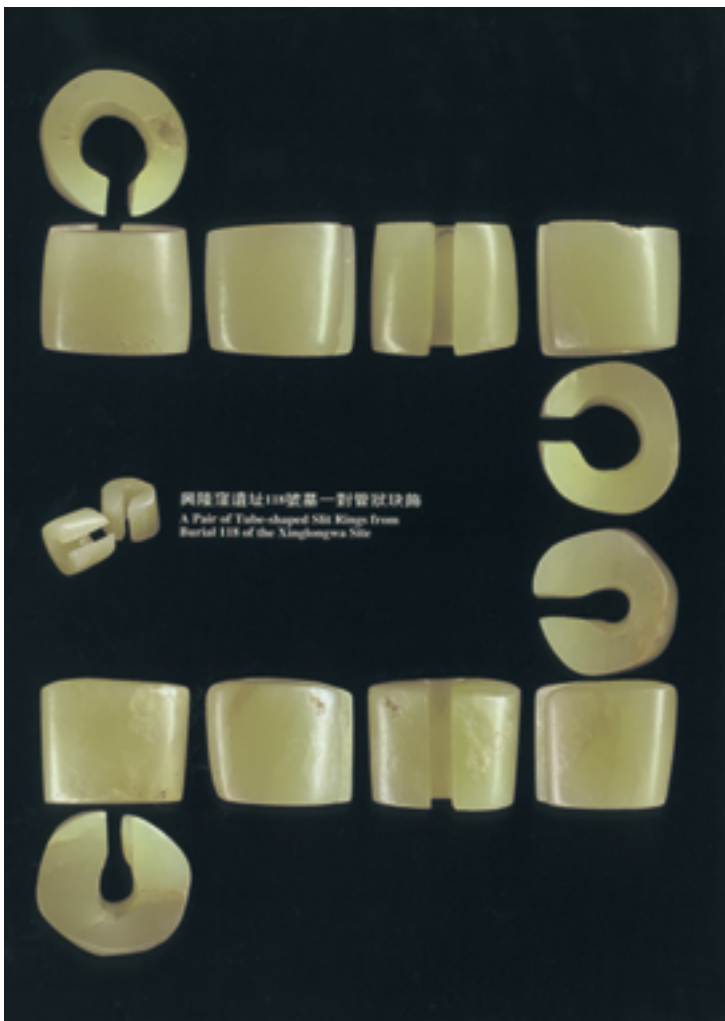
但若拋開如轉迷宮式的注疏，直接讀《詩經》、《左傳》的原文，再去找與二書編撰或寫成的年代，也就是春秋時期的墓葬資料，就知道當時最明確的玉耳飾，就是如圖十四那種帶缺口的小圓璧，或如圖十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一兩件的缺口正面



圖二十三 圖二十一兩件缺口上的切割痕，鄧聰先生認為都是從外沿向內沿方向的線切割



圖二十一 興隆窪第118號墓出土一對管狀「玉玦」的各個面（以連環圖方式排列）
外徑1.05-1.18 高1.05-1.01公分

五那種帶缺口的圓管。

結合文獻與考古實例，我認為圖十四、十五這樣的玉耳飾，就是《詩經》、《左傳》中所稱的「瑱」或「充耳」，其實二個器名實際指的是一回事。這個器名是否傳承自早于春秋四千多年的興隆窪文化？那就無從求證了。

周代文獻中也有「玦」字。林已奈夫教授多年前就詳加考證，證明東周至漢代文獻上的「玦」是指射箭時套在大拇指上鉤箭弦用的「射決」，也可稱為「鞞」，用玉製作時可稱為「玦」。圖十六就是考古出土的春秋時期真正的玉玦。（註九）

不過因為一百多年前，吳大澂在其名著《古玉圖考》中，將帶缺口的小圓璧誤稱為「玦」，（圖十七）產生重大的誤導，使得二十世紀以來大部分的考古報告中，都誤稱圓圈形有缺口的玉耳飾為「玉玦」。積習已深，難以更正，我在一九八五年時曾撰文建議用「耳

飾缺」一詞，來稱這種主要用作耳飾，又被廣泛誤稱為「玦」的玉器。^{〔註七〕}

所以，在本院的展廳說明及出版品上，一律使用「耳飾玦」一詞，指稱帶缺口的圓環形、圓璧形或圓管形玉耳飾。本文爲了配合《玉器起源探索》一書中的用詞來討論圖十、十二、十四、十五等玉飾，暫時按照考古界裡約定俗成習慣，直接稱它們爲玉玦，但因爲「玦」並非它們真正的器名，我就特意將二字加上括弧了。

大男人戴小「玉玦」

當我看到圖九這張合照圖時，第一個直覺是，爲什麼有像夾在中間的那兩對管狀「玉玦」那麼小的耳飾？那是給小朋友們戴的嗎？

因爲多年前，本院曾接受捐贈了六件迷你型管狀耳飾玦，（圖十八至二十）。我一直在注意，考古出土資料中有無相似者。近年發現興隆洼文化



圖二十四 圖二十一管狀小「玉玦」配戴方式推測之二



圖二十五 圖二十一管狀小「玉玦」配戴方式推測之一
鄭楚玄繪製

中，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但經過資料核查，我赫然發現圖九合照圖中兩對小管狀「玉玦」中，前面的一對，正是圖六居室葬中那位興隆洼聚落首領所戴的，據人骨鑑定那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男性。這對管狀「玉玦」的尺寸爲：一件外徑一·〇五、高一·〇五公分，另一件外徑一·一八、高一·〇一公分。

從圖二十一實物的各面照片觀察，它們實在長得歪七扭八，我看書上發表的數據似乎也不完全精準，但大致可據以算出，圖二十一上面那件中孔比較大的，它的高約一·一八，孔徑約〇·六，缺口寬約〇·二公分；下面中孔較小的那件，如果它的高是一·〇一，那中孔約〇·二三、缺口寬約〇·一六公分。

那麼，這樣小的「玉玦」要如何戴在大男人的耳垂上呢？

方法之一或是將缺口向上

夾住人耳垂。圖二十四就是用查海遺址出土的興隆洼文化管狀小「玉玦」作的實驗。^(註十二)查海出土的管狀小「玉玦」尺寸已公布為：外徑一點七、孔徑〇·六、厚〇·六一〇·七、切口寬〇·二公分。^(註十三)據說如圖二十四那樣戴著，是相當安穩舒服的。

方法之二就是像圖二十五那樣，在人的耳垂下緣之上約半公分處，切割一條寬約一·〇一至一·一八公分的切口，再將管狀「玉玦」勾在耳垂上。

雖然圖二十五是我們作的復原想像圖，但我實在不知道，這種方式到底可不可行？如果有某位男士，願意貢獻他的耳垂給大家作實驗，他不但可以過足當個興隆洼聚落首領的癮，那「琢學」可真成「絕學」了。

注釋：

- 一、楊虎、劉國祥、鄧聰，《玉器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7。
- 二、玉鬚條形器仿自獠牙，玉匕形器仿自垂直剖開的獸骨墜飾的觀點，分別見鄧聰2007，同上註，以及辛岩、方殿春，〈查海遺址1992—1994年發掘報告〉，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遼寧考古文集》，2003。
- 三、鄧聰，〈玉器起源的一點認識〉《中國王文化玉學論叢》，紫禁城出版社，2002。
- 四、本院的展廳目前採用「興隆洼文化」一詞。但有的出版物上用「興隆窪文化」或「查海—興隆洼文化」，後者主要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出版物，主要的理由是查海遺址的早期階段遺存早於興隆洼遺址的遺存。本院在數年前也曾使用「查海—興隆洼文化」一詞，目前為簡省篇幅而選擇簡單的詞彙。
- 五、洪格力圖在內蒙古赤峰市所轄巴林右旗境內，緊鄰西拉木倫河北岸。第一次報導時，曾訂為紅山文化，見：蘇布德，〈洪格力圖紅山文化墓葬〉《內蒙古文物考古》2002，2。但劉國祥先生從隨葬石器的形制，及隨葬玉器的組合關係等分析，認為該遺址的墓葬雖然是山頂的積石塚，但屬於興隆洼文化。見其〈興隆洼文化玉玦研究〉，修訂版收入《玉器起源探索》中。
- 六、在此我要指出一個排版上的小瑕疵：該圖表中第3、4應該分別為錫本包楞、白音長汗，即3錫本包楞在4白音長汗的東邊。但全表最左列出各遺址出土玉器線繪圖時，將二者編號弄反了，（即錫本包楞玉器的線圖應該標為3，白音長汗玉器的線圖應該標為4）。
- 七、劉國祥論文同註五。鄧聰，〈興隆洼文化玉器工藝諸問題〉，二文均收入《玉器起源探索》中。
- 八、關於「玉玦」發展出豬籠的看法是孫守道先生提出的，因為較原始型態的玉豬籠都較小，且保持「玉玦」的輪廓。
- 九、林已柰夫，〈佩玉與經〉《東方學報》第45冊，1973。1991年收入林氏的《中國古玉的研究》。（日文）
- 十、拙作，〈真與耳飾玦〉《故宮文物月刊》總號30，1985年5月。
- 十一、此圖引自聞廣，〈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故宮文物月刊》總號123，1993年6月。
- 十二、同註二，辛岩、方殿春2003，頁33。

非院藏品圖片資料來源：

- 一、圖一至四，圖六至一三，圖二一至二三引自《玉器起源探索》。
- 二、圖五，引自孫長慶，〈黑龍江新石器時代玉器概論〉，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中文大學，1998。
- 三、圖一四至一六，引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科學出版社，2005。
- 四、圖一七，引自吳大澂，《古玉圖考》，1889。